

声音

加强地方文化建设 弘扬核心价值观

□白庚胜(纳西族)

前段时间,走进雷锋同志的故乡湖南望城,内心不由地受到极大的触动。此行让我深深思考,一个地方的文化建设,应该如何挖掘自己的核心价值。

“向雷锋同志学习”,我们很多人都是在这一号召的影响下走过来的,也总爱唱着一首叫《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雷锋曾用一年四季来比喻对待同志、工作、个人主义和敌人的态度,他说:“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了一代代人。

我出生在云南丽江一个山沟里的纳西族家庭,小时候只能听懂一些汉语,但不会说。11岁那年,我听广播得知,北京一个小学成立了学雷锋小组,我们就把我们村里的小学四五年级的孩子也组织起来,成立了学雷锋小组。为了买学习材料,我们砍树烧炭,然后拿去卖。有一次,烧炭的火苗没熄灭,差点将村里堆放炭的房子烧掉。小时候的这些经历,深刻地影响着我的学习、生活和追求。这辈子一路走来,虽说坎坎坷坷,对社会也并无大贡献,但托雷锋精神的指引,总算没有偏离人生正确的方向。

可喜的是,在我们国家,在各行各业,出现了千千万万像雷锋这样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充满人格魅力、道德魅力,成为我们共同的人生楷模。因此,在这崭新的时代,我们要继续弘扬雷锋精神,进一步以雷锋精神促进当代文化建设的发展。现在,各地都在积极挖掘自己的文化资源。除了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度挖掘,还需要进一步关注和弘扬当代涌现出来的时代楷模的精神。比如,在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过程中,望城可以进一步利用好雷锋资源优势,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雷锋精神是古老的中国道德文明的当代回响。弘扬雷锋精神,需要追溯我们5000年的伟大文明,回顾中华儿女几千年来所积淀的道德结晶。今天,我们要做对社会、对人类有用的人,就一定要弘扬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道德规范,在思想、生活、言行等方面加以践行。这是我们学习和践行雷锋精神的最基本的历史的、文化的和道德的基础。

学习雷锋精神,一定要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对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24个字,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总结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体系。这些价值观实际上是一代代革命者和建设者用自己的生命所践行的价值准则。我们现在将之进行提炼,目的在于更好地宣扬,并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在新时代,我们要不断地用它来要求自己、升华自己。

雷锋精神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国内,而是深刻地影响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雷锋身上体现的是人的精神,具有普世性。它以中国道德为形式,但所有的人都可以学习、共享。我知道很多留学生都在积极学雷锋,回国后在自己的国家广泛传播雷锋精神。有了雷锋精神在各地的传播,人类社会变得更加和谐,人民和人民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变得更加友好。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原始经济体,而是处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要走进全世界,传递我们的文化自信。

二

一个地方的文化建设,应该是丰富的、多元的。传统的、现代的、民族的、世界的,各种文化元素都要充分考虑。在望城,除了雷锋纪念馆,还有欧阳询的故居书堂山,还有以陶瓷闻名的铜官古镇,文化建设红红火火,很能提振人心。生态保护其实也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望城到处都是绿水青山,特别在城的东北角,黑麋峰的值被保护得极好。而且,流经这里的江,一片碧波荡漾,这是当地真心实意搞生态文明建设的回报。可喜的是,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加强生态保护,让绿水青山永驻。

对文物的保护,也是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保护文物,要做到理性,不搞一哄而上,杜绝急功近利,反对唯利是图。在一些地方,一发现什么文化遗产,最先心动的是盗贼,总想怎么偷、怎么抢、怎么一夜暴富,这是需要提防的。有些地方还急于将之转变为旅游资源,卖门票增加财政收入。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思想准备、文化准备和技术准备,我们在文化保护上吃亏太多,匆匆上阵,导致很多文化遗迹被破坏了。也有很多城市,明知有一大堆宝贝就在脚下,但在各种条件具备之前,宁可让它们在地底下继续待着,也绝不急功近利地将之毁于一旦。比如,望城有汉王古墓,保存得较为完好,这是难能可贵的。过去,我们的一些文化工作过于激进,造成了破坏。文化遗迹是很细腻、很精致、很脆弱的,伤了就很难恢复。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好好保护。

在地方文化建设中,我们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特

性。人家做什么,就跟着做什么,这肯定不行。我们需要有一点超前的思维、主体的意识、独创的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勇气。比如,一些地方的文化建设,同质化的现象非常严重,看不出当地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文化个性。文化建设最忌雷同化、民族、地域的很多特色都是靠文化的个性来体现的。所以,最好在两头发力,一头是最独特、最根本的传统,一头是全中国、全世界最先进的理念、技术、方法,用它来认识、设计、开发我们的文化资源。

实际上,很多地方都存在丰富而独特的文化资源,都可以在这一领域大有作为。在资源上,我们要做最大的聚集;在功效上,我们要尽量追求最大的能量散发,其覆盖、服务的面更广,作用力、影响力就越大,受益也就越多。

三

文化建设要有一种开放、包容、整体的思维。一个地方的文化建设,要放到整个区域甚至整个国家的总体框架中进行定位,进而思考“我能提供什么独特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地域的文化建设纳入到国家文化的大格局、大行动里面去。目前我们国家正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很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传说嫫祖是丝绸之圣,有人说她生在河南,也有人认为她生在四川。四川原来就叫“蜀”。蜀,葵中蚕也。李白有诗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现在以蚕、桑命名的区、县、乡、村比比皆是。丝绸之路的历史遗迹遍地都是。可以说,“一带一路”将很多省份更好地团结起来。在西北地区,从陕西开始,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一直连接到中亚、西亚;在东部地区,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又是一条沿海之线;还有一条线,是湖北、湖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等连起来的,一直连接到缅甸、印度等,然后分开多条支线,抵达更遥远的世界。在丝绸之路之上,最早运输的,除了丝绸,还有陶瓷、大米、药材、茶叶等。后来,因丝绸极其昂贵,人们便用丝绸来命名这条路。

“一带一路”倡议为我们打开了广阔的文化视野。各地在进行文化建设的时候,应该积极融入其中,让各地的文化建设形成共振,从而谱写新的文化新篇章。

创作谈

捉住时间泄漏的光斑

□朝 颜(畲族)

群,宁愿与自然万物对视甚于对话。

偶尔,我能看见车子在麦莱岭的简易公路上颠簸驱驰,它们前行的方向,大概就是我心目中的远方了。山的外面还有什么?我有着莫名的躁动和不安,内心常常有奔跑的冲动,孤独感伴随着我成长的整个历程。我只是隐隐觉得,未来不应该仅仅局限于麦莱岭这一方天地。

母亲告诉我,改变命运的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读书。我对母亲言听计从。那是1990年代,我第一次离开麦莱岭,去往临县的一所师范上学。户口也随之由农转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命运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那所学校里,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并热烈地追逐着文学之光。当然,从梅江河吹过来的湿润江风,也扇动着青春的懵懂与萌动。

马尔克斯说:“现实并非纸上之物,它就在我们身边,每天左右无数生死,同时也滋养着永不枯竭、充满了美好与不幸的创作源泉。”是的,个体的经验无可避免地成为我早期写作的源源活水。宿命让我们隐遁,也让我们无处可逃。那根植于乡土的童年、少年的生存经历、青春期的错愕与茫然,成长的阵痛和暗喜,像时间设下的谜局,一次又一次地回旋于脑际,我只能借助于文字,一遍遍去寻找谜底。

是读书,让我对生命有了更丰富的思索和追问。我越来越感受到母亲的不易和伟大。在麦莱岭,多少女孩被早早地从学校拽回。没有人告诉她们,你需要一个怎样的未来。幸运的是,我的母亲为我指明了前路。后来,我写下散文《被时光雕刻的学费》,记录下自己的幸运以及那个时代里许多女孩的不幸、抗争或认命。2013年,我试着将这篇散文投进了《民族文学》的邮箱,没想到很快被发表出来。在我名字的后面,标着“侬族”二字,这开启了我对本民族作家群体的寻找和归依之路。与此同时,我的写作已经悄然改变,这是从乡村经验、女性身份写作走向民族身份认同写作的一种全新打开。我有了一种确定和安稳感,因为这个族群不是我一个人在写,而是一群人在写。

经验像一条蜿蜒向前的河流,时间越往后淌,河流所承载的东西越芜杂、庞大。

从2013年至今,我有着长达6年多的乡村工作经历。当我重新进入乡村,发现这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乡村了。此时的乡村,早已经过了改革开放和乡村城镇化的巨大裂变。乡民纷纷抛弃了土地,奔赴他乡。有的也混出了模样,成为某个小工厂的老板,或者某个

企业的高管,在城市里争得了一席之地。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更多的人年复一年背井离乡,在流水线 and 脚手架上用高强度的劳动换取仅够一家人糊口的钱,有的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那期间,我对写作有了一种新的警醒。经验固然是一种快捷而又易于被驾驭的书写素材,然而沉溺于个体经验,必然无法真正抵达更广阔的现实。我们目睹着时代在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我们有责任把它记录下来。于是,我开始转向了对于他者命运的观照,这也可看做是写作上从“小我”到“大我”的一次转变。在《药》《游荡的灵魂》《爱情是个什么物质》《在歧路上奔跑》《你的世界是一把漏雨的伞》等作品中,我对农村现实进行了更为全面的叙述。

与此同时,我并没有完全疏离对民族经验的书写。当记忆一再潜入,并喷涌而出,我于2017年写下散文《通灵者》,将笔触对准乡村的一个特殊而神秘的群体——通灵者,描述所见所闻,以及由此产生的现代文明与古老习俗的碰撞和矛盾。作品还将外婆置于通灵领域,展现一个中年丧偶的女人平生依靠通灵术来思念亡夫,暂时远离孤独的生命情态。

在时间之镜下,历史与现实都显得如此繁复多元。近年来,我担任了人民陪审员一职,在各种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我感觉到自己更加逼近了充满矛盾冲突的现实。人类群体共同的精神处境,在新的时代,在情与法与理面前,呈现出无比复杂的面貌。我由此对生命价值、人际关系、人性等问题也有了新的更深刻的思索。现在,我正在写作系列散文《陪审员手记》。当我真正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项堪称艰难的事业当中时,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视野正在呈扇形张开,我将不再单沉溺于个人情绪和民族记忆的自我书写,而是进入对更广大的世界和更广大人类命运的关注当中。这或者会成为一次关键性的转折,无论对待生活还是写作,我都将离虚妄远一点,离现实近一些。并且,不再执著于构造语言的华丽宫殿,而把作品的质地看得比外观更为重要。

风吹过来,所有的树叶都会摇曳,正如一个人的内心被文学唤醒。写作是匹马孤征的事业,我常常沉浸在一个人的黑夜里,一次次经历着临阵痛般的煎熬。而白天总会在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如期而至,我没有放过那或幽微或明媚的光影变化,像西西弗斯那样从未想到过后退或停止。只不过,他是在巨古的时间里推动石头,而我则捉住了时间泄漏的光斑。

虽然很早就听说了腾冲抗战时期的壮烈,但那天走进这县城西南来凤山下的滇西抗战纪念馆,一进门就被震撼了。满眼都是老照片,巨大的黑白照片,或挂在墙上,或立在山前,但并不觉得那是图像,而是一个个面容鲜活生动的飞行员、战士、女护士、孩子。是的,还有孩子,几个黑眼睛的孩子穿着过膝的军装,歪戴着军帽,那帽子太大,根本就戴不稳,他们朝着镜头天真地笑着。

我的心一下子痛起来。他们那么小,原本应该坐在课桌前摇晃着脑袋念书,“宝剑双蛟龙,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雷腾不可冲。”李白的诗并不是为腾冲而写,可诗里嵌进“腾”、“冲”两字,孩子读来一定会回味无穷。但那时,战争的硝烟逼近了这座边陲小城,全中国已没有一张安稳的书桌。运未及弱冠之年的孩子也上了战场。

日军侵占腾冲的上北、曲石、宝华、凤瑞四乡后,日军黑风部队曾在这些地方掠走了100多名4岁以下的孩童。有汉奸说,孩子是被请到日本部队里接受培训去了,日军要为腾冲培养一批杰出人才。可是,这些孩子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有一些从东南亚逃回来的劳工说,他们在泰国曾见过腾冲的孩子,他们被关在集中营里,接受一种奇怪的实验,结果惨不可言。战争让孩子们时时刻刻在魔鬼的威胁之下,他们不得不以瘦弱的双肩扛上枪,走向杀敌的战场。

腾冲人大多都是戍边将士的后裔,身体里流淌着守卫疆土、护我河山的血液,因此,抗战之后,腾冲军民浴血奋战,以图收复失地。那是一场热血将士的攻坚战。

日军占领腾冲城是在1942年5月10日,国破山河在,腾冲的社会各界立即举行集会抗日。几天之后,抗日部队预备第二师又在曲石江苴召集各界爱国人士集会,群情激昂。其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委任张问德为腾冲县长。年逾花甲的老人张问德于这年的7月2日在瓦向面临受命。

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以腾冲县抗日政府的名义举行了“七·七抗战五周年纪念会”,动员全县军民投入抗日,继而组织抢救物资、救助难民、成立抗日联合中学、恢复乡镇组织,协助抗日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发起了“撤粮截敌战”、“勤连伏击战”、“尹家湾伏击战”、“腾南蛮东游击战”。1943年8月底,侵华日军驻腾冲头目田岛寿嗣给张问德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关心腾冲人民的“饥寒冻饿”,约请张问德县长到县小西乡董官村董氏宗祠会谈,“共同解决双方民生之困难问题”。面对田岛名为关心、实则诱降的用意,张问德义正辞严地写下了《答田岛书》,痛斥日军之恶行,并写道:“由于道德及正义之压力,将使阁下及其同僚终有一日屈服于余及我腾冲人民之前,故余谢绝阁下所要求之择地会晤以作长谈,而将从事于人类之尊严生命更为有益之事。痛苦之腾冲人民将深切明彼等应如何动作,以解除其自身所遭受之痛苦。故余关切于阁下及其同僚即将到之悲惨末日命运,特要求阁下作缜密之深思。”这封大义凛然的书信,给了厚脸皮的田岛一记耳光,为全国当时各大报纸刊载报道,人们称他“不愧为富有正气的读书人”。

当时,滇西边境,怒江以西的大片国土已落入敌手,中国抗战后方唯一的一条国际通道——滇缅公路被彻底截断。1944年夏秋,日军将腾北粮库的6000多万斤粮食全部烧毁,远征军16万人缺粮少药,张问德动员上万名夫,越过高黎贡山,跨过怒江,到江对岸的保山运粮来供应部队。肩挑背扛的运粮队伍中,有3000多人是女子,她们跟男人们一道爬山涉水,有的肩背粮食,怀里还抱着孩子。

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在经过紧张的准备之后,于1944年5月11日开始腾冲反攻战,将士们以决死战的勇气,发誓要夺回腾冲。占守在高黎贡山的日本军队主力冒险死守,在远征军猛烈攻击下,经9个日夜的血战,日军溃退,远征军的旗帜插上了高黎贡山顶。又经十余日的激烈战斗,远征军攻进腾北附近。日军狗急跳墙,急调其他5个联队火速增援,开展反扑。又经过20多天鏖战,远征军终于歼敌半数,乘胜攻下腾北敌军中心据点桥头,并沿龙川江南下,扫清残敌。此时,所有由北而南溃逃的日寇与腾冲守城的日军合编为一个混成联队,由148联队长藏重康美指挥,死守来凤山及腾冲城。7月26日午时,远征军在空军掩护下,以优势兵力向来凤山5个堡垒群同时猛攻,三天血战,终于攻占来凤山,旋即扫清南城之外敌,对腾冲城形成了四面包围。然而孤城腾冲城墙全系巨石,高而且厚,城墙上堡垒环列,城墙四角更有大型堡垒侧射。53年116师向东门外帮办衙门和东方医院进攻,在一个血色黄昏,空军炸开东南城角10余米宽的缺口,伤痕累累的远征军终于攻入腾冲城。

这一艰苦卓绝的战役自1944年5月始,于1944年9月14日,收复了抗战以来的第一座城池——腾冲,歼灭日军6000余名,为抗日战争滇西西北战场赢得了主动,极为难得地恢复了西南运输大动脉——滇缅公路,使盟国的援华物资顺利进入中国。

走进滇西抗战纪念馆的那天早晨,天空布满阴云,一会儿落下雨点,仿佛是此刻为长眠于地下的英烈而落下的泪。沿着石阶走向高高的纪念碑,两边山坡密密排列的石碑上,刻着那些英勇将士的姓名和部队编号,在那场血战中,远征官兵阵亡9168名,盟军(美)官兵阵亡19名。满坡的青草依偎着那些石碑,间或开出一丛丛清纯的小花,那些年轻的生命大多未曾经过恋爱,花朵的芳香永远陪伴着他们。

那些孩子们呢?穿着过膝军装的孩子,有的当时就死在了敌寇的弹雨下,有的侥幸活到了这场战役的胜利,然后跟随远征军去了更远的地方。他们的命运将是如何,如今已经难以考证,但当年的随军记者拍下那天真的一瞬,使得70年后的今天,他们仍然天真。

“金腾冲、银思茅,琥珀牌坊玉石桥”,腾冲在上世纪30年代曾有“小上海”之称,地处云南边陲的腾冲曾是国际翡翠交易市场。然而这一切被战争的炮火在一夜之间摧毁。城里的东董、西董、弯楼子三大富商经营翡翠毛料,曾占据腾越翡翠贸易的三分之一,随着日军的侵入而销声匿迹。那些珍宝去向何方,至今仍是个谜。

抗战期间留下的腾冲之谜不止一二,失去家园的腾冲人为了对付日本侵略军,奇妙地发挥了他们的机智,留下一个个传说。

说那年中国远征军渡过怒江,准备反攻腾冲,但是正面高黎贡山各条道路及隘口均被日军封锁,无法通过,负责主攻的远征军某部正在为难之时,一天深夜突然来了一位向导,身穿傣族的黑裙,他说可以带他们从一条小路翻过高黎贡山。两位师长不由得大喜,当即派出搜索连随这位傣族向导进入山间小路,果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了腾冲北部坝子,将尚在梦中的日军后方基地一举捣毁。仗打完之后,搜索连想寻找那位带路人,但问遍腾冲却没有下落,而且更让人不解的是,他们走过的那条山间小路再也无法找到。远征军的官兵都说,难道是山神给他们指出了一条路?日本侵略军让人神共愤啊。

还有和顺乡免于大火之谜。具有600年历史的和顺乡曾是远征军的主要根据地,日军对此恨之入骨,集中了大量的汽油和稻草,准备火烧和顺乡。那年6月的一天,日军400多人,赶着驮满东西的几百匹骡马气势汹汹地扑向和顺乡。他们在这些古老小镇的各个巷道口堆满了稻草,并泼洒了汽油,正要点燃的危急时刻,远征军冒险营救,从远处用迫击炮向各巷口的日军连发了三发炮弹。本来担心炮弹爆炸引起火花点燃稻草,但奇怪的是炮弹炸死了一片日本兵,却没有点燃稻草。日本军队吓得撤退了,远征军来到炮弹爆炸处查看,发现那几个堆放稻草的道口竟然下过了一场瓢泼大雨,难怪炮弹落地之后没有引起大火。真是天佑和顺。

腾冲,中国抗战反攻中第一个收复的县城,充满神奇。

我默立在来凤山顶的纪念碑前,风吹过满山松柏沙沙作响,“攻城战役,尺寸必争,处处激战,我敌肉搏,山川震眩,声动江河,势如雷电,尸填街巷,血满城垣”,想当年,那一场殊死之战就在如今这片云飞过的山地上进行,9000余名英勇将士为国捐躯,这样云就是他们的笑颜,这样风就是他们的话语。

古城腾越,真所谓国门屏障,西南第一边关,丝绸古道名藩,道不尽三叠彩瀑碧水温泉,千年翡翠,百里村头,那是多少好儿女护卫的美丽山川,是多少双眼睛凝望的一片热土啊。



新视野

腾冲,那孩子的凝望

□叶梅